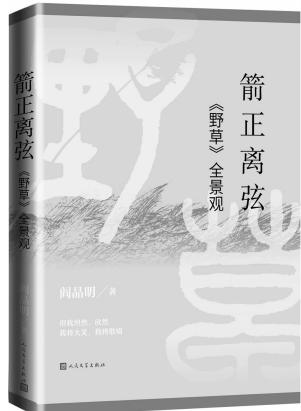


细读《野草》，如“箭正离弦”，动感紧张

著名评论家阎晶明最新学术随笔集出版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阎晶明的最新学术随笔集《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并于10月31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做了主题为“走进鲁迅的世界”的新书首发式。在近两个小时的分享会中，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评论家潘凯雄，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学者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学者黄乔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诗人杨庆祥，一起与阎晶明做了一场有关鲁迅与《野草》的深度对话。

鲁迅是中国最有影响、最重

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之一。他不仅创作了诸多在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经典的不朽之作，而且用他的哲学思想和追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建社之初便着力于鲁迅作品的出版。1951年秋，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的现代文学出版物，鲁迅的《呐喊》《彷徨》等20余种单行本相继问世。其后，1958年底出版了10卷本的《鲁迅全集》注释本。之后又于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前夕，推出16卷的《鲁迅全集》。并在2005年修订扩充为18卷本，成为目前鲁迅著作最权威和最通行的版本。而在鲁迅诸多的作品中，《野草》是最特别的存在。它是鲁迅唯一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的意象独特而深晦，语言冷峻而峭拔，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不懈的思想探索历程，也是解读鲁迅的重要途径。鲁迅曾经说过，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了。

作为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的学者，阎晶明大概从2008年开始有计划地撰写与鲁迅相关的文章，而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野草》这一对鲁迅、对整个现代文学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作品。多数《野草》的研究都更集中探讨其中的诗性与哲学，但阎晶明却有意避开了常规的角度，更乐于从“诗与哲

学”的强调中回到“本事”中来，关注和研究鲁迅创作《野草》的现实背景，“特别是分析和研究《野草》诸篇中留存的本事痕迹即现实主义成分”。因此，“北京的风景与环境”“故乡绍兴的影迹”“现实世相与人物‘原型’”“作为‘赠品’的‘器物’”“文史典籍的散布”等均成为其研究的对象。他在丰富的细节和充沛的研究基础上，首先将鲁迅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进而探讨鲁迅对“本事”的改造、升华和艺术创造。

正如阎晶明所强调的“本事是缘起、元素，但不等于就是题材”，在本书第二部分，作者着重对《野草》的诗性与哲学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鲁迅博学多识，涉猎极广，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而且对文学、哲学、木刻、版画等领域都有着细致而专业的研究。这也让鲁迅通过文本制造了汉语的迷宫，并同时将自己复杂的哲学思想，贯穿在跳跃的词章背后。作者在阐释这一部分时，在“本事”的基础上回归到《野草》文本本身，不仅抓住了鲁迅书写《野草》时的知识性与精神高度，并且通过自己阅读后的生命体验来理解《野草》，用一种简明生动而非概念化的语言呈现出来，从而对《野草》整体营造的氛围、情感的起伏以及鲁迅思想的玄妙，做了如“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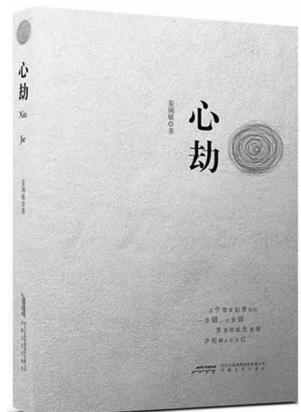
离弦”般的概括——“箭正离弦”是一种状态，它已开弓，无法收回，但它的速度、方向、目标并未完全显现。它比箭在弦上更有动感，比离弦之箭更加紧张。更加准确与透彻。

《野草》现在已经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但实际上1924年《野草》在《语丝》发表时，甚至并没有立刻引起热烈反响。而围绕着《语丝》、周作人、《野草》的出版与传播，都是一个庞大而又重要的话题。在书中的第三章，作者主要对《野草》的发表和出版史做了更进一步的探讨。这种类似于考据式的研究，是对研究者的巨大考验，但我们却通过这一部分最有效地接近了《野草》。特别是对日本学者秋吉收的辨正，不仅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也让我们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与《野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作者在材料与观点之间自在穿行，旁征博引、史料翔实、内外勾连，既能够聚焦在某一研究对象上，又能灵动地漫步在鲁迅的世界里，呈现其所真切观察和体会到的《野草》“全景观”。这本研究集，是作者与鲁迅的接近，也是带领读者走进鲁迅世界的一把珍贵的钥匙。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姜琍敏长篇新作《心劫》 为一代人的道德和精神立传



11月10日，由江苏省作协小说工作委员会和南京市作协主办的姜琍敏长篇小说《心劫》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心劫》从1980年那个如梦似幻的雪夜写起，主人公林远飞一直为一次激情带来的后果背负巨大的心理负担，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频频被恐吓、被要挟、被敲诈，生活得痛苦不堪。直至故事结尾才揭开真相，他长久以来的精神重负原来建立在谎言之上……

作家梁晴和姜琍敏同事多年，她说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饭桌上，当时，姜琍敏突然拍案击节，没有任何停顿地讲起了这么一个漫长令人惊叹的故事。听的人先是诧异，而后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压抑。直至结尾像破茧般撕开秘密，听者也和林远飞一样仿佛从炼狱中走了出来，呼了一口气。“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

这个故事的时候，那种慷慨激昂和容光焕发，好像内心的灵感已经喷薄而出。不久书就写好了。”后来，姜琍敏又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作了增删，写成《心劫》。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王飞认为，林远飞从懊悔、自责到惊慌、恐惧、压抑、绝望、精神崩溃，后来还得了强迫症——整个过程中，姜琍敏的刻画细致入微，“他常常通过生动的生活细节来展现心理，比如看见人影、听见电话就心惊肉跳，这些地方处理得很到位。”对于故事的女主角郑小彗，作者也花了很多力气写她的性格和心理，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张宗刚认为，姜琍敏对郑小彗的心理把握得十分精准。在她那里，爱与恨处于一种奇特的复杂的纠结的状态，她看起来讨厌他，其实是用一种恨的方式来爱他。

正是借着这种纤毫毕现的心理刻画，读者才会像梁晴描述的那样，不知不觉间被代入角色立场，和他一样如同身在炼狱。但这件事为什么可以如影随形地笼罩和折磨林远飞长达30年之久，让他用漫长的人生为此弥补和赔付？

《钟山》编辑部主任贲淑红说，林远飞在不断应付郑小彗纠缠的过程中，其实是在一次次地确定自己的道德感、责任感和存在感。他发现郑小彗的骗局之后，可能会陷入一种巨大的空虚失落之中，他要怎么去重新确认自己的存在？大梦初醒，漫长的惊悚原来是被一个谎言所支配。出乎意

料的结尾，让林远飞的人生充满荒诞感，也让小说本身充满了荒诞感。

“这部作品既有现实性又有荒诞性”，《扬子江诗刊》副主编徐晓华说，姜琍敏的整个叙述方式，包括情节的推进和心理的刻画是传统的、现实的，但其内核却荒诞无比，最后的落脚点是一个虚无的境地。她以《楚门的世界》作对比，就像楚门突然撞到那块幕布，林远飞得知真相后，给人的感觉是一下子从“极重”变为“极轻”。

关于现实和荒诞的关系，省作协副主席、作家储福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应该是生活和想象的结合体。荒诞中有想象的东西在里头，现实生活要结合想象力才能诞生出真正的好作品。

省作协研室青年批评家韩松刚认为，这本书其实是在为一代人的道德和精神立传。“小说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假如人间有足够的宽容，我们置身的环境足够开明，我们耳濡目染的文化有足够的谅解，我们心中的道德有足够的弹性，是不是我心里会坦荡得多，也会理智得多，而我的命运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是不是也会因之不同？”小说开篇第一句，“一九八〇年的最后一天”呈现鲜明的时代标识，作家以老练的笔法，高度还原了那个时代人的醇厚、人性的单纯导致的心理负担。

姜琍敏，《雨花》杂志原主编，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工作数十年，著有《多伊在中国》《女人

的宗教》《泡影》等长篇小说和散文随笔集《不幸的幸运儿》《愤怒的树林》《美丽的战争》等。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评价姜琍敏是一个在文学上不太张扬的人，默默地写是他唯一的文学动作。也正因为这样的勤勉与低调，才使他有了如此惊人的创作量。在文学理想上，他是一个偏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他的小说创作，虽然几乎横贯新时期文学几十年，历经各种文学潮流，但却少有风影响。这不是他的创作能置于时代之外，而是说他总是不急不躁，将别人的思想、外面的风潮慢慢地琢磨，沉潜，消化，积淀，然后化为自己的手笔，并且统摄在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实践之中。他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是与社会和现实相呼应的，是试图为人心存照的。

汪政认为：“好看是对小说起码的要求，在这方面，姜琍敏下了大力气。《心劫》是一部在题材、主题和艺术上都有新想法的作品，它在日常生活中写出了惊心动魄，写出了灵魂深处的人性撕裂。一个看上去普通的男女情爱，怎么就会在几十年的绵延中藏得住那么大、那么多的秘密？明处的人物与暗处的人物如何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那么天衣无缝地合作着他们的故事？作者又如何面对和安排真相被揭明的那一刻？作品再次给我们启示，静水流深的日常生活始终是故事的矿藏，关键就看作家有无钻探与提炼的能力。”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新书推荐



2020年11月
上海文汇出版社
金宇澄



2020年11月
中信出版集团
日 姬野薰子



2020年10月
中华书局
晋宏達

在10个甲子的漫长岁月里，明代京师及其核心皇宫建筑，后来被清代统治者顺理成章地全盘接收为自己的都城及紫禁城。为纪念这座六百年的伟大古代建筑群，古建筑学家、故宫前副院长晋宏達先生写成《故宫建六百年》一书，让读者了解从元明两朝建城开始到宫殿落成的漫长的营建历史。本书是一本由专业学者写给读者的故宫建筑入门书，很好地平衡了学术性和普及性。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